

是资料室，主要的工作是文案、策展、培训讲解员、做说明书等等，与茶文化相关的我都要了解。在很短时间里，我对茶的历史、品种、习俗、茶具等茶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都加强了学习。

从“茶人三部曲”到“茶人四部曲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0年发表处女作，写作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比较顺利？

王旭烽：我算是比较顺利的。第一篇处女作，是杭州同乡张抗抗推荐发表的。恰好那时我的大学同学是张抗抗的中学同学，我请他将我的小说转给张抗抗。这篇小说我改了十稿。我觉得这篇小说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。如果能够发表，说明我是一个可以写作的人。因为我兴趣很广泛，我喜欢音乐，当过音乐老师，我还喜欢画画，喜欢跳舞，在大学时我还当过体操队长。所以说在文艺方面，我的爱好很多。如果文学方面不行，我就做别的了。张抗抗不但给我推荐了杂志，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她认为，我是一个可以写作的人。实际上就是她的这句话让我开始写作。这部短篇小说在《丑小鸭》创刊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了，我由此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的代表作“茶人三部曲”是在这时期开始创作的吗？

王旭烽：对，我一到博物馆就萌发了创作“茶人三部曲”的想法。去博物馆之前，我对作为一种文化的茶是没有认识的，我对茶文化有这样高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很了解。我还有点诧异，怎么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领域叫“茶界”？都知道这世界上有诗人，怎么还有“茶人”？去了博物馆之后，我就接触到茶界第一流的名人，布展啊、找人题词啊，就会接触到这个领域顶尖的名人，我好像一下子就闯进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写第二部的时候，您当时怀孕在身，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？

王旭烽：我写第一部的时候不敢怀孕，写第二部时就敢怀孕了，写第三部时孩子呱呱落地，摇篮在旁，摇着写完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每部作品都修改了5遍？

王旭烽：是的，我到今天还是这样。我可能有点修改癖。

王旭烽

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国家一级作家。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，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茶文化学科带头人，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文化方向带头人。其代表作品《茶人三部曲》获1995年度国家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国家八五计划优秀长篇小说奖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《杭州传：住在天堂》入选2023年4月“中国好书”推荐书目。

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报社也当过编辑，原来报社画版面、拼版、标题都要编辑来改，文字多了，文字少了，都要编辑来定稿。那时候就养成了反复修改的习惯。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创作习惯，我的创作习惯就是反复修改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一开始是“茶人三部曲”，后来变成了“茶人四部曲”，最后一部《筑草为城》是后来加进去这个系列的？还是一开始就构思好的？

王旭烽：加的不是《筑草为城》，加的是第三部《望江南》。我当时第二部写完之后，照道理就应该写第三部《望江南》，可是《望江南》所书写的那段历史，我确实不了解，不知道该从何落笔。我就搁下了，直接去写第四部《筑草为城》。这部系列小说

中，时间跨度上就有了20年的空白。而在现实中，我也是完成“茶人三部曲”之后，又过了20年，才出版了《望江南》。所以《望江南》成了“茶人四部曲”的第三部，原来第三部的《筑草为城》成了“四部曲”的第四部。

一开始我想的是“三部曲”。1949年之后的故事，写成一部，可是越写越觉得故事多，1966年之后的事，和其它时间段的故事，整个气质都不一样。所以还是分开来写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茶人三部曲”的第一部《南方有嘉木》，写的是清末的历史，是不是也查了很多资料？

王旭烽：那肯定的，我当时有一点点歪打正着。1990年，当时的浙江省委组织部请我去写5集的电视纪录片，片名叫《浙江共产党史》。这部纪录片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写起，我用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，跟着摄制组跑了浙江省的50多个县市。一方面，我是去写浙江党史，这是我当时的工作；另一方面，我也有点私心，我想写的“茶人三部曲”，在这次纪录片的创作中，正可留意对浙江历史、文化、物产做实地的研究。这对我创作“茶人三部曲”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打一个比方：我为了要去地里找一粒珍珠，等到我把珍珠找到之时，我已经把地也翻了一遍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套书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肯定，获奖后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？

王旭烽：当时浙江省作家协会安排我们去体验生活，我们